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428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玉兰花开春自来

□南京 高低

推开窗的刹那,一缕寒香裹着晨光扑面而来。庭院里那株白玉兰的枝桠间,不知何时已缀满了瓷盏似的花苞,在料峭春风里轻轻摇晃,像悬在空中的白玉铃铛。檐角残雪未消,墙角蜡梅尚在零落,而玉兰已踮着脚尖抖落了冬的余韵。谚语说“春打六九头”,这株玉兰却总抢在立春前就绽出第一瓣素蕊,仿佛要将冻僵的泥土唤醒。

记得老宅西侧的紫玉兰,总在惊蛰前后开得泼辣。祖母常说:“看花要趁骨朵儿,做人要守精气神儿。”那时的我尚不解其意,只痴望着那些深紫色花苞如何挣脱毛茸茸的外壳。它们先是探出尖尖的喙,继而如破茧的蝶,在某个暖阳斜照的午后“啪”地绽开,露出内里莹白的花瓣。祖父会摘几朵泡在青瓷碗里,教我用宣纸拓下花影,墨香混着冷香在书房氤氲,倒真应了文徵明那句“绰约新妆玉有辉,素娥千队雪成围”。

去年深冬在医院陪护岳父,走廊尽头的玉兰竟在腊月里抽了芽。光秃的枝干上鼓起青灰色芽苞,像未愈合的旧伤。护工用棉布裹住树干,念叨着“春捂秋冻”,我却总觉得那些花苞在暗夜里攒着力气。元宵节后,岳父腿受伤做完手术,我推着轮椅带他到中庭。积雪覆盖的枝头,三两点白玉似的花瓣破雪而出,在寒风中瑟瑟如白鸽振翅。岳父苍白的脸上忽然泛起笑意:“你看,花比人有韧性。”

手机上也有『书香』

□江苏常熟 马雪芳

人有两个成长,一个是躯体的成长,一个是精神的成长。躯体的成长靠食物,精神的成长靠阅读。人要把自己修炼得更善良、更丰富,阅读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。

诚然,人们坐在书桌前或坐在公园一角的长椅上,手捧书本,思绪浸润在一行行文字里,这样的行为当然是阅读。然而,当今科技飞速发展,人们的生活节奏与以前比可谓天壤之别,留出整块时间坐下来静静地阅读已几乎不太可能,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在现实面前,手机阅读为我们带来了阅读的全新出路。

阅读专业著作,为的是建立起专业的“骨架”,也就是确立专业的理念。有了理念,方法自然而然会向你奔涌而来。这些专业著作,手机里有许许多多。

文学是人类精神的最高成就。一个人只有与伟大的灵魂为伴,思想才能获得进步。当一个人思想开阔了,做起事来一定是目标明、方法灵、效果好,不成功也难。这些文学名著,手机里也有许许多多。

阅读哲学著作,会让你站在超越常人的高度看世界、看问题、看人生,渐渐地进入“不畏浮云遮望眼,只缘身在最高层”的境界。这些哲学经典,手机里更有许许多多。

远去的渔火

□湖南永州 卢兆盛

暮春时节回老家,在老屋杂房里,看见墙上挂着的那两只渔火笼裹满了灰尘。它们已经闲置多年,很久没派上用场了。

渔火笼是老家人照鱼常用的渔具。照鱼,其实就是捕鱼。捕鱼不说捕,却说照,应该是与火有关。

老家一带稻田成片,溪河纵横,沟渠密布,鱼虾众多,是方圆数十里有名的鱼米之乡。每年春天,惊蛰过后不久,几场春雨下过,几天南风吹过,天气逐渐暖了起来,桃花开了,油菜花开了,村前小河里的水涨了。这时节,正是照鱼的黄金时段。鱼都喜欢在夜间活动,自然,照鱼也在晚上进行。

渔火笼的结构很简单,就是由一个半球状的铁丝笼和一根五六尺长的木柄组成。火笼用来装放燃料,而这些燃料一律取自于枞树。枞树流出的金黄色汁液,我们叫它枞膏。树根部分储存的枞膏最多,木质红中带黄,最易燃烧,将其劈成小块,可用于照明和引火。在煤油匮乏的年代,老家人常用枞膏柴“灯”替代煤油灯,家家户户烧火做饭,通常都用它来引火。

每到夜晚,只要不下雨,我们就会去照鱼。手握一杆渔火笼,双肩分别斜挎一个鱼篓和一个装着枞膏柴的竹篓,腰上扎一根棕绳,别一把鱼梳及一把带齿的鱼剪,便是照鱼时的全副“装扮”。夜幕一降临,空旷的田垌里眨眼间便燃起了一盏盏渔火笼,照亮了漆黑的夜空,煞是壮观。这些游动着的渔火,走走停停,给寂静的春夜带来了几分热闹。

惊蛰前夜落了场细雨。清晨推窗,但见满树琼英堆雪,昨夜还含着半敛的花苞,此刻已化作千百只玉盏盛着晨露。最奇的是向阳那枝,花瓣完全舒展如敦煌飞天的飘带,而背阴处的花朵仍裹着淡青色外衣,恰似宋人笔下的工笔花鸟。麻雀在花间跳跃,震落的花瓣打着旋儿飘向青石井台,倒应了王维那句“木末芙蓉花,山中发红萼”。风过时,整株树都在簌簌低语,有的花瓣乘风而起,越过黛瓦粉墙,落在邻家女孩及腰的长发上。

黄昏时分,我总爱在玉兰树下小坐。暮色给白玉花瓣镀上金边,渐渐又染作淡紫色。凋落的花瓣在青砖地上铺成星图,依旧保持着绽放时的弧度。忽然懂得为何古人将玉兰称作“望春”,这花开的姿态,本就是向寒冬亮出的白刃。泰戈尔说“生如夏花之绚烂”,可玉兰分明在演绎另一种生命美学——在料峭中怒放,在温暖里凋零,用满树皎洁为后来者让出春光。

今晨发现最先开放的那朵已零落成泥,但更高处的枝桠上,新蕾正在毛茸茸的萼片中膨大。麻雀啄食着去年的梧桐果,嫩绿的新芽却已顶破灰褐色的果壳。玉兰树下,岳父新栽的鸢尾冒出尖尖的蓝芽,与残留的白花瓣构成冷暖交织的画卷。忽然想起雪莱的诗句:“如果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”而玉兰早将答案写满枝头——不必等待,春意原就藏在每朵敢于在寒风中绽放的花心里。

有人说,如今你只要拥有一部手机就拥有了一个庞大的图书馆,这话一点也不为过。过去,为了借到一本心仪的图书,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甚至半天时间,如今你只要点开手机,就能“秒”得你需要的书籍。手机为我们的阅读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,这是高科技给人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文化福利。

我们没有整块的时间阅读,但我们有很多碎片时间。早上,我们可以一边洗漱,一边听手机里声情并茂的名著有声书;中午休息,可以点开手机,阅读几页经典电子书;在会议开始前,完全可以把手机当作一份报纸,浏览国内外的新闻事件;在等车的时候,可以掏出手机研读两篇优秀期刊上刚刚推出的重点文章;在动车、飞机上,完全可以专心致志地手捧手机钻研专业著作,遇上重要的资料可以复制粘贴,存放在文件夹里面……如此,一天累计下来,你阅读的时间不会少于以前一天阅读的时间,有时甚至还会超过好多呢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手机时代为我们的阅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,还大大提高了阅读的效率。

一个真正爱阅读的人,一定会利用好碎片时间安排自己的阅读,就让手机上的“书香”时刻伴随在我们身边吧。

照鱼是个很有讲究的技术活。溪河、沟渠是鲢鱼、鲤鱼、鲫鱼等鱼类的藏身之所,水田则为泥鳅、黄鳝的栖息之地。在溪河和沟渠照鱼,要从下游往上游走,因为鱼都是逆流而上的。不管什么鱼,只要被鱼梳扎住,都几无生还的可能。而泥鳅和黄鳝,白天都潜藏于水田的泥洞里,到了晚上才游出洞穴。相对来说,泥鳅比黄鳝行动敏捷多了,黄鳝则显得笨拙一些,更容易被鱼剪剪住。照鱼人下田后,要尽量放轻脚步,免得动静过大,惊动鳅、鳝,而田水也因此不会过于浑浊,便于及早发现、捕捉目标。不管使用鱼梳还是鱼剪,都必须眼疾手快,一旦发现猎物,便要快速而精准地出击。这样,成功率才会更高。

春夜里仍有几分寒意,赤脚刚踏入水田那一刻,不免浑身冷得打颤。每次照鱼归来,整张脸都会被烟火熏得黑乎乎的。说不累,那是假的。但只要看看鱼篓里的收获,心里就别提有多快活了。

可惜,照鱼这一世代相传而环保的捕鱼法子,在我考上大学、离开老家十多年后,就再也传承不下去了。由于一些贪婪之徒长期疯狂电鱼、炸鱼,过度捕捞,老家溪河里的鱼虾急剧减少,渔火笼也就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。

看着那两个锈迹斑斑的渔火笼,我叹息不已。大弟安慰我,不必担心,村里的溪河都已实行禁捕,再过几年,鱼虾满溪、鳅鳝满田的日子将会重新回来,渔火笼一定会再度派上用场,渔火点点的美好场景,一定会再现于老家春夜的溪河、田野上……

布谷声里桑果儿甜

□四川南充 徐天喜

几声“布谷”,麦梢泛黄,南风里就有桑果儿味了。这情境,是在我老家的四月。

两场夜雨,远山脚下,田埂两旁,绕村的小河边,桑林浮起浅绿。此时枝头的桑果儿还是青色,可我们这些嘴馋的孩子早就按捺不住了,放学后邀伴结伙地往那些桑林里跑。每天站在绿荫如盖的桑树下,眼巴巴地望着那些青涩的小果儿,不住地咽着口水。

渐渐地,桑果儿开始泛起浅红,这意味着不出三五天,满树桑果儿就会紫莹莹地熟透。从浅红到紫黑的这短短几天,最让人难熬,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小心思,这期间到桑林搞“侦查”,都是偷偷地一人去,生怕被别人抢先摘走了最早成熟的桑果儿。终于有一天,某个小伙伴的嘴唇上,出现了隐隐约约的紫黑色。高度敏感的我们,就爆发出欣喜若狂的欢呼:“桑果儿熟啦,我们有桑果儿吃啦!”

早年的桑树,还没有实施嫁接改良,全是传统的草桑。草桑产叶量低,桑叶质量也不如后来的良桑,但结桑果儿特别多。叶子稀疏的枝条上,挤满了一嘟噜一嘟噜的紫黑色果子,沉甸甸地,把枝条都压得垂下来,一棵树就能让几个孩子吃到饱。

放学后,我们像一群快乐的山雀,穿梭在桑树青青的田埂上、小河边、山脚下。我们惬意地趴在树丫上,吃桑果,唱童谣:“桑果儿青,桑果儿红,桑树丫丫挂灯笼……”童谣混合着采桑姐的山歌,随着带有桑果儿味的田野风,飘到“布谷”声声的山那边……

时届初夏,人们已穿着浅色衣裳。我们这些贪心的孩子,总想揣些桑果儿带回家。可在回家路上兜里的桑果儿被挤破,紫色汁水染得满身都是,母亲们怎么洗也洗不掉,最后只好把衣裳送到染坊去染成深色。就为这,我没少挨母亲责骂。

我爷爷那时身体不好,经常夜里睡不着觉。乡间医生说是气血虚亏,吃点桑果儿膏就能调理好。于是每年桑果儿成熟季,父母再忙,也会采些桑果儿给爷爷熬膏。从那以后,我和妹妹采到的桑果儿,即便再馋也会忍住,把大部分带回家。

母亲熬桑果儿膏很讲究。她把竹筲箕架在盆子上,倒入洗净的桑果儿,用力揉搓出全部汁水后,把汁水倒进锅里细火慢熬。熬成浓汁时,再加少许蜂糖继续熬煮。待其熬到呈胶质状的时候,就关火冷却,最后装进一只陶罐里,一罐桑果儿膏能供爷爷吃上大半年。爷爷叫我尝过桑果儿膏,不仅很甜很甜,还有一股浓浓的桑果儿香气。

这些天,郊外的布谷鸟叫声急促,就知道老家已是“乡村四月闲人少”的农忙季了。这儿时就熟悉的叫声,不由得让我想起当年老家金黄的麦浪、翠绿的桑林,采桑女动听的歌谣……而这些回想里,最让我眷恋的,还是当年那群吃得满嘴乌黑的孩子,还有那一件件被桑果儿汁染得花里胡哨的浅色衣裳。

晾衣绳上的水珠在晨光里簌簌坠落,我仰头看时,发现石楠花已开满整树。这才惊觉,原来春天总在人们低头忙碌时,悄然收拾行囊。

巷口卖早点的杨叔换了竹制蒸笼,氤氲热气里,荠菜馅包子的清香淡了,取而代之的是新麦面的醇厚。他擦拭着额头的汗说:“趁着天还没热透,再给老主顾们蒸几笼槐花糕。”案板上堆着的新鲜槐花,白得像未落尽的雪,却分明带着将逝的凉意。

护城河的冰消融后,水鸟们短暂停留又启程。前日晨跑时,发现芦苇丛里空了的鸟巢,干草被风吹散在岸边。几个孩子蹲在那里,用树枝戳着巢里残留的羽毛,叽叽喳喳争论着小鸟去了哪里。他们不知道,离别有时就像这散落的羽毛,轻盈得让人来不及握紧。

社区花园的园丁老李,这几日总在修剪月季。“该让它们好好长长长了。”他剪下的残花堆在竹筐里,粉白的花瓣层层叠叠,像是春天特意留下的书签。新冒的花苞裹着绒毛,藏在枝叶间,等待更热烈的阳光来唤醒。

暮色降临时,我走过城郊的麦田。嫩绿的麦浪里,零星开着几株晚樱,粉白的花瓣落在青黄交错的穗子上。远处传来拖拉机的轰鸣,农人开始为夏耕做准备。风掠过发梢,带着泥土翻新的气息,恍然明白,春天的离去从不是终点,而是另一种开始的伏笔。

夜市的灯火次第亮起,摊主们换上厚重的棉帘,支起竹制的遮阳棚。烤串的香气混着冰镇酸梅汤的酸甜,在暖风中飘散。几个年轻人围坐在一起,碰杯时冰块相撞的脆响,像是为春日写下的句点。

深夜散步,听见草丛里虫鸣渐起。不同于春日的细碎,初夏夜里的虫声来得更热烈,更绵长。仰望星空,银河在云层后若隐若现,月光洒在肩头,忽然想起白天看到的蒲公英种子,正乘着风去往未知的远方。

回到家,把拾来的最后一瓣樱花夹进日记本。它会慢慢褪色,却永远定格了某个清晨的温度。窗外,月光如水,漫过窗台,漫过沉睡的城市。我知道,当第一缕夏阳升起时,所有关于春天的记忆都将化作养分,在时光的土壤里,孕育出更蓬勃的生机。

□安徽安庆 李硕